

龍炎松來集

5

血匕首

程小青著

● 群众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匕首/程小青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7
(霍桑探案集;5)
ISBN 7-5014-1563-3

I. 血… II. 程… III. 中篇小说: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784 号

《血匕首》——霍桑探案集(5) 程小青著

责任编辑:张蓉

装帧设计:章雪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址: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楼 邮编 100078

印刷:北京印刷一厂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502 千

印张:19 插页 2

版次: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14-1563-3/I·608

定价:23.8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血匕首

◎ 程小青 / 著

◎ 群众出版社

程小青传

程小青（1893.6.21——1976.10.12）又名程青心，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出身贫苦，幼年丧父，靠母亲做手工维持生计。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十余岁到上海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平时喜爱文学书籍，经常练习写作，十六岁开始写文章，同时在夜校补习英语，1915年开始翻译《福尔摩斯探案》。1917年从上海迁到苏州，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担任中文教员，着力创作中国自己的侦探小说。他的代表作为《霍桑探案》。1920年到1937年是霍桑探案发表的主要创作阶段，在这期间内他和严独鹤等合编《侦探世界》等专业性文艺杂志。1930年左右又翻译美国侦探小说名著《斐洛凡士探案》、《陈查理探案》及《柯柯探案》。

程小青的创作有多方面的发展，抗战前夕曾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和上海国华影片公司编写电影剧本，题材除侦探案件外，主要有古典历史剧，如曾轰动一时的由当时著名演员周璇、舒适主演的《董小宛》。包括影片主题歌、由周璇演唱的《缥缈曲》也是程小青创作。据中国电影史记录，程小青先后写了电影剧本共达三十多部。到1949年解放为止他以单行本发表的共有《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三十种；译本《斐洛凡士探案全集》共十一种；《福尔摩斯探案》八种；《圣徒奇案》第一集十种；《柯柯探案》一种；《龙虎斗》（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平的搏斗）一种及《陈查理探案》等共达数百万字之多。他为中国侦探小说和惊险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心香一瓣（代序）

陆 文 夫

一个正直而勤恳的作家，当他将要走完自己的创作之路时，总有一个心愿：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己的作品能够为后世所知，能够部分地留传下去。因为创作的目的本来也就是为别人，为后世。

记得是1957年的春天，我和程小青先生一起到连云港去参观、旅游。那时候程先生是六十三岁，我是二十九岁，我把他当作父辈，上车下车，登山傍水，都要照顾着他点。可他的游兴比我高，爬险坡，下矿井，无处不去。我爬高山时往往只爬一半，便坐在大青石上休息，并且劝程先生也不要爬，太累。程先生却喘着气从我的身旁走过：“你不去下次还可以再来，我不去以后就没有机会。”我听了程先生的话便一跃而起，陪着他爬上山巅。在山巅瞭望着大海时，程先生对我倾吐了他的心愿：“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也不能再写更多的东西，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把解放前的作品整理一下，重印一次。”我知道程先生所说的作品是指他毕生经营的《霍桑探案》，这套书我小时候

曾经部分地读过。我觉得侦探小说对培养人们的正义感，逻辑力，启迪智慧，养成坚韧的性格等等都是有作用的。当时便自告奋勇，不自量力，要为程先生争取一个再版的机会。

机会来了，出版社邀请作家们开座谈会，征求对出版工作的意见。我在会上便大声疾呼，要为程小青先生出一套选集，从意义一直讲到封面设计，以及如何发新书预告等等的细节。当时，大家听了都很感兴趣，而且认为销售个三、五十万册没有问题。想不到紧跟着就是反右派，书没有出得成，我却成了反党集团分子，要为程先生出书也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当然，我之所以倒霉并不是因为要为程先生出书所致，所以要提到这件事不过是为了凑材料而已。程小青先生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他与人交往无所企求，毫不势利，而且以能够帮助别人当作自己的快慰，对于文艺界的后辈更是关怀备至，致及饮食与冷热。当我发表了一点作品，受到一些称赞时，他便十分高兴，写一首诗给我，而且亲自拿着诗爬到我的小楼上来。我住的小楼只有朝西朝北的窗户，夏天热不可当，汗水把稿纸湿透。程先生还教我一种防暑降温的方法，教我在清晨时用棉花胎把窗子遮起来，再吊几桶井水放在房间，开着灯写东西。1957年之后我倒了霉，被下放到苏州的一家工厂里当学徒。那时候，犯了“错误”的人都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江东某些父老见了我也有些尴尬似的。程先生却不然，他骑着自行车从大街上走过，见了我不是点头而过，而是老远便跳下车来，站在马路边上谈半天，询问我劳动与生活的情况。他知道我的工资被降了两级，所以一再问我缺不缺钱。有一次，他竟为此事爬到我的小楼上来，认真地对我说：“你到底要不要钱？我有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拿，还不还都可以。”我总是回答说：“不需要，活得下去。”只是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开会，闲聊，谈到我在工厂里劳动最怕的就是迟到，做夜班和中班时都是提心吊胆，深怕睡过头。程先生说：“你为什么不买只闹钟呢？”我随口回答了一句：“没有钱。”程先生随即掏出钱来：“拿去，买一只带回去。”过了几个月，当我把钟钱还给他

时，他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说我从来没有向他借过钱。幸亏有周瘦鹃先生在旁边作证，他才勉强地把钱收回去。这只双铃马蹄表陪伴着我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也联系着我与程先生之间的老少情谊，不管文艺界是如何的一时风起，一时浪歇，我们之间都保持着联系。他经常爬到我的小楼上来，我也经常到他的书斋里去。春秋之日他家的花儿开了，我便带着女儿到他家看花儿去。程师母最欢喜孩子，去了以后总是把许多糖果塞在孩子的衣兜里，临走时还要采几枝大理菊，让孩子捧着带回去。我欢喜坐在程先生的书斋里，听他谈侦探小说的理论，以及他生活与创作的经历。我觉得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总是用一种善良的目光来打量这个世界，对人诚恳而宽厚，富于同情心理。我尊重他的为人，尊重他的作品，总觉得他的旧作没有再版的机会有点儿说不过去。文艺是个百花园，每一种花都应当有开放的权利，不必去厚此薄彼。我们常常讲文学的主流，却常常忘记不是每个读者都饮长江水，而那长江也是由许多大河汇合而成的。程先生是中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他的作品是应该得到尊重，得到承认的。到了1963年，文艺界的形势有点好转了，我便向程先生建议，建议他把《霍桑探案》整理一下，作一些必要的文字修改，争取出版的机会。程先生说他也有此种想法，正在整理。有一次我到他的书斋里去，确实也看到他在旧版书上修改，字小得象蚂蚁，比蝇头小楷还要小一点。

文艺界的风云又起了，1964年文艺整风，我又倒了霉，又下放到工厂里去劳动，紧跟着便是文化大革命。程先生也倒了霉，抄家、批斗。我们两个人不能来往了，只有一次在开明大戏院开上千人的批斗会，我和程先生被押上台上去，两个人匆匆地见了一面，不能交谈，因为有人监守在旁边。从此以后我被全家下放到黄海之滨去了，两人不通消息，他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

忽忽过了八年，就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夕，我因事回了一趟苏州，打听到程先生还住在望星桥堍，便去探望他。我觉得别处可以不去，程先生那里是非去不可的，他

已是风烛残年，见一面是一面。

程先生的家住在望星桥堍沿河边，在一条非常狭窄的一人弄里，长长的弄子里只有他一户人家，大门就在弄子底。文艺界的朋友们常说，程先生的家像个写侦探小说的人住的，深邃而有点神秘。我走完了那条长着青苔的小弄，叩门，希望能象当年那样，来开门的是一位老保姆，或者是程师母。叩了半天，想不到来开门的却是程先生自己。我见了程先生十分吃惊，他已经老态龙钟了，耳朵也有点不便。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待我大声通报了姓名之后他才猛然想起，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询问江苏文艺界的一些老朋友都在哪里，恍如隔世似的。我打量着程先生的家，已经面目全非，他的书斋和小楼都被人占了，花草与盆栽都已不见，只有种在地上的迎春柳还是长得青青。当我正要向程师母请安时，抬起头来却看见程师母的遗像挂在墙壁上面，这位慈祥的老人已经逝世多日。我为程先生担心了，觉得他经不起如此严重的打击。程师母的一生都在精心地照料着程先生，对程先生的饮食起居照料得细致入微，家里也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如今，程先生却被挤到一个小房间里，房内空空，只有一张小床，还有一辆他所心爱的来令牌自行车放在床边，车上落满了灰。程先生的书籍和手稿都被抄光了，连那张写字台也不见了，只有一张小桌子放在堂屋里。他订了几份报纸，整天在那里翻来覆去地看，并且把几位能通讯的老朋友的地址抄在一张纸上，轮着写封信或写首诗以消磨时日。我想起他的书，想起他要重印《霍桑探案》的事，仿佛是一场幻梦似的。我不忍在他家久坐，谈了个把小时便起身告辞。程先生要留我吃饭，可我们都同时抬起头来看着程师母的遗像，如果她还健在的话，一切都已准备得好好的。

程先生把我送到大门口，说了一句十分伤心的话：“文夫兄，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你多保重。”我忍着眼泪匆匆握别，从那条狭弄中走出去，走了一段回头看，见程先生还呆呆地站在那里。程先生的话不幸而言中，就在我探望他之后不到两个月，他便逝世了，没有能亲眼看到四人帮的粉碎。

粉碎四人帮后的这些年，我一直记着程先生当年与我登高山而瞭望大海时倾吐的心愿，一直记着他呆呆地站在大门口把我送别。我总觉得他对我有所嘱托，总觉得他的遗愿未能实现时作为后辈于心有愧。所以一直在寻找机会为程先生出一套选集。如今，这个愿望终于部分地实现了。程老，望你在九泉之下安息。

1985. 5. 3 苏州

序

柳

存

仁

我认识霍桑探案的作者程小青先生，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小青先生那时候在苏州的东吴大学附中教书，课余之暇，经常翻译一些西洋著作里的侦探小说在杂志上发表。民国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用文言文译出的十二册的《福尔摩斯侦探案》，里面就有小青先生的笔墨。〔同时在那里面有文字的，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刘复（刘半农）、周瘦鹃、天虚我生（陈栩）……等多人。〕我在十二岁以前跟父母住在北京，暑假的时候偷看先父的藏书，里面就有这一部翻译的著作。这些译者的古典汉语是很典雅的，但也还不过分流于古朴，里面的文字当时的年轻人还可以接受，就是有些看不懂的地方，靠了原著情节的吸引，也可以囫圇吞枣似地很快地读下去，使大家对向来望而生畏的古典汉语，居然也能引起一些亲切感。例如，福尔摩斯大侦探向他的助手华生说：“华生！冠而冠！行矣。”这一类的句法，很早的就引起我对汉语语法的兴趣。后来小青先生和别的人又曾把这书再从原文重译做白话，由当时的

世界书局出版，也是脍炙人口，销路很畅。做为一般的通俗文学 popular literature 作品来说，我想这些书是可以启人心智的。

但是小青先生生前最为人所知道的，享盛誉的作品，是他自己的一百几十篇的《霍桑探案》。他的这些作品，当然也受到不少外国小说的影响（我在去年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书 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 写“导言”时曾说，除了福尔摩斯各篇之外，程先生曾译过 Maurice Leblanc, Earl Derr Biggers, Leslie Charteris, S. S. van Dine 等多人的作品出版），因为这种坐在房间里运智推理的作品（当然，也还有和恶徒作生死搏斗的一面），它的根源本来自十九世纪初年欧美式的工业社会和现代都市。从我浅薄的观察看来，优越的侦探小说在消极的方面它至少可以给读者一种严格的推理方法的训练，其机智和探索奥秘百折不回的勇气，又可以在积极方面做正义的控诉和发挥，替社会上受冤屈折磨的人申诉不平，这正像是程先生笔下的霍桑探案之所为。程先生写的霍桑的故事，它的背景是民国初年到三十年代前后的旧上海租界。那里是十里洋场，也可以说是藏污纳垢的销金窟，但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和都市的繁荣甚至畸形的发展，却也可以说是占了全国的第一位。程先生所描写的大侦探霍桑和他的同伴包朗，却是两位在这样复杂环境里守正不污，能够在法律和公平的范围内运用他们专门的学识，聪明的判断，冒险的和勇敢的尝试，去探索那些情节繁幻疑雾重重的案情，直到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之后，又能够给读者们完全合理的分析和解释的人。这些作品，有的是理智的结晶，是丝丝入扣的析理，也有的是伸张正义，并且富于浓厚的人情味的著作。它们所攻击、所反对的是玄秘的迷信，是萎靡不振的堕落旧习，是旧骸骨的迷恋。虽然它们只是供大众一般性阅读的通俗文学作品，对社会上的广大读者群，却曾有过很大的吸引力，也曾在一一定的水平上，收到科学化的化装教科书的教育价值。

世界上现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家，侦探小说在出版界的继续蓬勃，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在文

学的领域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可能因每一个作者的作品而异，我们自然不大自然立刻做出公平的衡量。但是做一个特殊的风派自成一格的品类（genre），它们能够获得广大的读者们的欣赏和支持，是无疑的。程先生这些作品，有的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文字了，有的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然而，只要读过它们的人，就会同意它们今天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读者。若以情节的精采取胜来说，它们的故事绝不亚于今天在各处流行的侦探小说家像 Agatha Christie, Dorothy L. Sayer, Josephine Tey, Rex Stout, Ngaio Marsh 等人的著作，可是它们的情节却是中国的，其文笔的明洁流畅，叙事的清楚，分析推理的缜密周致，在同时代的作者里更是不作第二人想。可惜程先生现在逝世已有多多年，来不及看到他自己的这些著作的重印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作品的流传，广义地固然可以说是今天的中国读者们也正和世界上爱读推理小说的人能够沆瀣一气，大家共同去追求科学的客观真理，拥护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亲和正义。狭义地说来，现代化的理想，也应该从先有现代化的头脑开始。

1985. 6.

柳存仁谨序

序作者简介：

柳存仁系程小青好友，对各国侦探小说研究造诣尤深，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东方文学系教授。

心香一瓣 (代序)	陆文夫
序	柳存仁

灰衣人

一 雨夜枪声	1
二 我的冒险	9
三 线索	15
四 皮包的发现	25
五 离合问题	32
六 黑夜中的活剧	37
七 故事	44
八 东道	50

血匕首

一 萍水相逢	54
二 凶案	58
三 一只金表	62
四 谁是凶手?	65
五 推究案情	70
六 我已发现了一个凶手	75
七 袖口钮子	79
八 血刀	82
九 电话	86
十 证人	90
十一 霍桑的见解	94
十二 实供	98
十三 没法投递的信	102
十四 结案	107

紫信笺

一 深夜的来客	112
二 已往的事实	118
三 勘验的经过	124
四 一箭双雕	131

五	紫色的信箋	138
六	几种推想	145
七	不易解释的疑问	153
八	黑夜的工作	161
九	凶手在这里了	168
十	意外的结局	177

怪房客

187

一	种种疑点	187
二	侦查的结果	192
三	“他已杀了人”	197

逃 犯

204

一	黑形与枪声	204
二	我的经历	207
三	疑点	212
四	供词	217
五	重要消息	223
六	奏凯	230
七	霍桑的闲情	236
八	公园中	241

矛盾圈

252

一	霍桑病了	252
二	“唉!我怎能敌得过这些魔鬼?”	261
三	四种疑点	268
四	无意中的发现	278
五	矛盾点	286
六	送信人	294
七	一席话	303
八	一个头	311
九	殡舍中	320
十	一张神秘的图画	329
十一	谈判	337

十二 保荣的供词	347
十三 捕凶	355
十四 层层魔障	361

乌骨鸡	370
-----	-----

一 来历不明的礼物	370
二 玫瑰珠	375
三 理想的证实	380
四 偷鸡人	385
五 同党	393
六 珠的下落	400

两粒珠	410
-----	-----

一 不可思议的符号	410
二 一粒珠	417
三 意外波澜	425
四 两条线路	433
五 一线之光	439
六 霍桑的来客	444
七 故事	450
八 结束	459

轮痕与血迹	465
-------	-----

一 野云寄庐的凶案	465
二 吕教授的嫌疑	468
三 这里有血呢	471
四 尸室中	475
五 霍桑的工作	478
六 老仆的供述	481
七 犬的问题	485
八 分工	489
九 关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的消息	494
十 哑谜关键	497
十一 黑夜中的工作	501

十二 落网	506
-------------	-----

无罪之凶手	516
-------------	-----

一 一阵骚乱	516
二 蛋壳	524
三 苦肉计	531
四 失败了	536

迷 官	542
-----------	-----

一 旧书中的新资料	542
二 怪声	546
三 惊呼	549
四 关键	554
五 训诫	558

酒 后	565
-----------	-----

一 枪声人影	565
二 尴尬局面	569
三 贱姓不幸	574

后记	578
----------	-----

——论程小青的《霍桑探案》	范伯群
---------------------	-----

灰 衣 人

一 雨夜枪声

我深信故老们流传下来的俗谚，有好多都是有着强固的心理根据的。譬如酒人们所颂赞的那“酒逢知己千杯少”一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霍桑和我都是不会饮酒的。有一次他因着多喝了几杯，竟至闹出一件笑话，我曾记过一篇《失败史的一页》；因此，霍桑平日更难得饮酒。可是也有例外。那天晚上，霍桑因着好几天没有见我，说得高兴，他竟会和我一同上万丰酒楼去小酌。

我们进酒楼时，还只七点钟光景，但谈谈说说地忘了时刻，前后足足消磨了三个多钟头。他和我虽然都没有好多酒量，可是你一杯我一盏地彼此也各喝了一斤半光景。

那时已是十二月的尽端，接连两天的细雨，阴霾满空，一抬头都是黑沉沉的，天气也越发阴寒。我们想借酒来消寒，便定意破一破例，放怀多饮几杯。并且事有凑巧，我们的隔桌上有两个白须的老者，正在上下古今地纵

谈——一会儿谈到军阀们争夺叛乱，便拍桌狂骂；一会儿忽又把论题转到自由恋爱上去，又不禁声嘶眦裂。霍桑和我听了他们俩的谈话，虽不接他们的口，却彼此举了酒杯，一杯一杯地向肚子里乱送，到末了，桌子上不知不觉地排列了五六把空壶。

霍桑忽警告道：“包朗，我们可以停止了。你的脸上的色彩已经很惹目，假使再饮下去，回府后嫂夫人斥责起来，我不能负责。”

我笑道：“别取笑我。你自己的尊脸呢？也像泥塑的关帝差不多哩。”

“是，我也知道，今天我已经喝得过量了。再喝下去，万一有什么案子发生，也许要应付不下。”

“这一层你尽管放心。半夜三更，总不会再有人上门来请你探案。”

霍桑的紫红脸上现出微笑。“那倒说不定。譬如说你回家去，半路上遇到了什么剥衣的盗劫。我如果得到信息，即使再夜深些，也当然要赶来的啊。”

我也笑道：“好，好，你分明在诅咒我了！今夜里我即使遇盗，一准我自己来对付，决不再来请教你！”

霍桑笑了一笑，掏出表来看看。“好了，别再说笑话了。十点三刻哩，回去罢。”

我们付了酒钞走下万丰酒楼。霍桑准备坐车子回爱文路寓所，我却定意步行回家。我虽说借酒消寒，但多饮了几杯，身体上却反觉得有些寒凛。因此，我很想借着步行活动活动。

霍桑向我说：“我劝你还是坐车子回家罢。这几天路上不很太平，况且夜深寒雨，你身上又穿着这件新做的灰鼠皮袍，怕有些靠不住呢。”

我大声笑道：“哈！你当真希望我遇见强盗吗？这个滋味我还不曾领略过，能够尝一尝也好。”

喂，别再闹笑！我瞧你下楼的时候，你的两条腿也似乎有些不听你的命令！”

“这更是笑话！我完全还没有醉。你如果不放心，我可以和你赌一个东道。我此刻回去，假使半途上果真跌一